

赤

色

小

子

翱翔如风 RUFENG

曲

张品成 著 | 少年儿童出版社

翱翔如风

张品成 著

谢颖 图

袁银昌 装帧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13.375 插页 7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264,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排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4-3751-5/I·1616(儿) 定价:25.00 元

第一章



那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雾总是那么稠。像无穷尽的许多米汤，就那么从山里某个神秘地方往外拱涌。慢慢就把河溪浸了，把禾田浸了，把村子浸了，把树木和山峦也浸了，甚至还把那颗张狂的日头浸了。正是四月里农忙季节，村人在田里忙了一个早晨，现在归家填充饥肠。他们站在雾浪奔涌的屋檐下边喝着粥边说着话，隔了扁担长一条窄街，却面对面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得声音在浓雾里湿渍渍地跳来跳去。

老辈人说：“这怪哩，上千年没见过这档子事了。”

后生家就笑：“你看你说上千年？”

“问去！”有人说。

“问哪个？问石岩下那些山龟？”后生家说。

老辈人说：“轮得上你们说话？没大没小没尊没卑，这年头……这年头哟……”

后生家说：“你说千年，谁活了千年了？只有石岩下的龟了。”

老辈人就骂开了，他们的话很尖刻，他们的声音很高。他们跺着脚，拍打膝盖那么骂。雾很大，后生家看不见长辈们的那些脸，他们想象那些脸一定因了愤怒撮皱成霜打的茄子那般，他们捂着嘴窃笑。后来他们不笑了，

他们一仰脖子将钵碗里的粥吸溜一阵喝个精光，就荷了耘锄下田了。这些日子，只有农忙的时候后生家才有下田做活的机会，那还要看那边白的是否派兵“围剿”是否给苏区安宁。这是个很特殊的年代，这些祖祖辈辈和泥土打交道以种地为生的人们现在有着双重的身份，有时候他们是农民，有时候他们就是军人了。

听得禾田里一片哗哗响动，稗草什么的就都翻搅到稀泥里了。

那边，老人们长叹了一口气。

“什么世道？”有人说。

“啧啧……”

“啧啧啧……”

他们啧啧着，他们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世道，这年月很多事都说不清。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红军做了多好的事情？可老财家的浮财说分了就分了？那些地，数百年了，在财主家几代人手上过。多好的垌田，说归穷人就归穷人了？他们有些存疑，他们还提心吊胆有种莫名恐惧。但日子却这么过下去，一切都很正常，红军在不远的地方和白军打仗，果然就把那些家伙挡在河界那边。苏区红红火火一番崭新气象。年轻人都群情激昂，红军就像手里捏了仙气，往高处撒撒，沾了那气人就变了。连细伢们也不能安分，闹嚷着要弄事情。

后来，他们沉默了很长一截时间。

老信们开始抽烟，他们将烤烟丝往烟壳里塞，然后把火媒子拢到嘴边，“噗！”猛吹一口气现了明火。他们就用那火点烟。

几根烟管在雾里燃着，像秋里的萤虫，晦暗不明的一团小小亮点。“叭嗒叭嗒”的声响着，却不见烟，烟被浓雾融了。

时尧老倌说：“迟早有事情……”

“叭嗒叭嗒。”

“我看迟早的事，信不？”他说。

大家点着头，但雾太大，别人看不见，点也白点。

“叭嗒叭嗒”，他们抽着烟……

就那时那种锐响轰鸣而至，他们觉得雾在颤了，像绸布那么抖。老倌们手里的烟管跌落在地，他们循声往高处望，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从没听过那种轰鸣，这声音叫他们惊惶不安，他们也抖颤起来。

后来，他们听到河滩那边哐啷乒嘭的一阵响动，再后来声音戛然而止。

“咦！？”

“咦！？”

老倌们咦着。

“我说吧……迟早的事，总有事出，出大事怪事……”
时尧老倌喃喃那么说。

老倌们脸色煞白，他们一副惊慌模样。

这是四月初八那天的事。



四月初八的多雾的早晨，满田和加得在村子南面的坡岭上砍松明。他们本来说好去蜈蚣山的，但雾太重，雾一重就把路封了，他们就觉得坡陡崖高的让人走去不踏实，就改了主意到这地方来。

两个人全神贯注砍松明，雾里有“咣咣”的伐木声。松明其实是松树的伤疤，松枝被刀砍了，那“伤口”就凝了树脂，那一截木像精肉那么放红，一丝丝的红，其硬如铁。点火，就有松油助燃，火光分外明亮。

村人砍了这柴木有特殊用场，他们用来照鳊鱼。四月里，禾下田前后，在泥里眠了一冬的鳊鱼黄鳝蛤蟆什么的都活泛起来，天黑时候鳊鱼就出泥面透气。它们在湿泥里憋了整个冬天，有些麻木呆笨，在田里一动不动。村人就点松明火用钳夹，一夹一只，像捡。走一条垅，就抓满一桶。

满田和加得在砍松明。他们浑身透湿，汗和雾里外夹击，不多工夫就把他们弄得湿渍渍像落水鸡那么，同时雾在他们额角发丝上凝成水珠，欲滴不滴。

“你昨天找了大光伯？”满田说。

“找了找了。”加得说。

他们在湿凉的石头上说着话，他们已砍了不少松明，现在他们觉得有些累了也有些无聊，他们想歇歇说会话，其实他们也想看看四围的景致，四月里风景不错，映山红像点了一堆堆火，树芽儿吐着嫩绿，满树的杨梅也熟了……山里就红的绿的紫的五颜六色亮人眼睛。可这场大雾将一切遮个严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好说话。他们不知道那时候那只庞然大物正在雾天里失去方向盲目地朝他们这里飞过来。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在雾里很好，雾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安静和惬意，这让他们更想说些什么。

“他说话了，我知道他说话了。”

“你看你，”加得说，“他当然说话了，他是哑巴他不说话？那时候大光伯正在石屋子门边修犁耙，我把两桶鳊鱼拿了去……”

“我知道你拿了两桶去。”

“你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你说！”

“他说，嚯，这东西好哇，师长就爱吃这东西……”

“他是这么说的？”加得拂着雾，他好像要把身边的雾弄开看清眼前是什么东西。

“后来他就往我手里塞东西，我一看，是一张钱票，我像烫了手样甩了。我有些慌急，天知道我当时怎么急成那样。”满田说。

“就是！你急什么？”加得说。

“我说我们弄这东西送给你们吃的，我们不卖。大光伯斜着眼看了我半天。‘我就知道你这小脑壳里藏了名

堂，你能白送我们？他说。那时我往厢房里张望，我往长脸师长那屋子里张望。伙夫大光伯说：你看不是？我知道你们肚里的心思，师长不在，师长早早就去瑞金了。在也没用，你们太小，再吃些老米多长几年吧。你看你还没有我的镢把高……”

“他这么说？”

“他就这么说的！”

“呸！猪狗东西！”加得愤愤地骂。

“就是！臭狗屎烂茄子毛虫……蛆……”满田愤愤地骂。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最难听的骂人话都过一遍嘴，他们骂着，他们放肆的骂声在坡岭的雾罩中狂奔浪走。后来他们猛然止了声，一种巨响撕扯着雾幔突兀而至。那种轰响不由使他们停息了叫骂，他们哈张着嘴，像被什么惊住。那声音来自雾里，像一只巨大怪兽那么震耳欲聋地狂吼。他们从没听到过持续不绝的巨大声响，他们领教过雷的轰鸣，但那只是瞬间的事。可这回不同，这回巨大的轰鸣绵延不绝，在村子和山峦的头顶呼啸盘旋了好一会儿才“啞啞”一声在河滩上止歇。

“呀！”

“呀呀！”

他们呀着。

“像有什么砸在河滩上。”满田说。

“就是！”加得说。

满田和加得像经历了那场事的所有村人一样，很快就从惊恐的泥沼中拔出腿来，他们把哈张着的大嘴巴收



拢，“呀”了两声那么说。后来，他们就拼命往河滩那边跑，他们想也没多想就拿定主意往那边跑。

他们离河滩最近，三脚两脚他们就跑到那地方。

他们最早发现那个庞然大物和那个人……



师长清早从瑞金赶了回来，百多里地，师长没花多少时辰就赶到石坦。事情很紧急，师长不得不快马加鞭地赶。师长有匹好马，浑身白毛四蹄乌黑，据说这种马少见。师长就是骑了这马赶回来的，他一扬鞭立刻一阵风卷起，师长像是乘了风赶回石坦的。

这匹马是师长的战利品。那一年师长还不是师长，他只是个营副。在一场生死战中他们把一个师的敌人给吃了，缴了敌人师长的坐骑，就是这匹马。马是好马，可马好像也顽固也反动，它不听调驯，谁也弄不服这马。大家说：“杀了吧，有一口马肉下酒了。”师长说：“慢，我来试试。”他把鞭梢一抖，缰绳扯扯就上了马。奇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奇怪的事，世界上的事就是说不清，那马在他胯下老实得像只猫。师长安稳地坐在马背上，一扬鞭四蹄翻飞，细长的路上就起了一溜烟。

他们说那马和长脸师长有缘。

石屋子原来是财主八杰的老宅，新宅院做了红军医院，老宅很破旧，参谋范九和他们一帮后勤原想安排了做马棚和仓房。师长过来看看，说：“这么好的屋子做马棚可惜了，就把师部放在这地方吧，省得占老表们的屋子。”

师长一回来，立马在石屋子里开会。屋里一片白茫茫翻腾，那不是雾，门窗都紧闭了，屋外的大雾进不来，那是烟，满屋子人都在抽烟，吞云吐雾。事情看来很紧急，开始大家还七七八八地说玩笑话，师长一进屋，情形就变了。大家一看见师长那脸就知道事情很紧急，神情一下子就都那个了。

神情一那个，烟就抽得厉害。

“蒋介石何应钦坐不住了，他们弄了二十万兵马。”长脸师长说。

“我去了小布，带了命令来。”他说。

长脸师长其实脸并不长，只是人瘦，眼睛鼻子嘴都小，就显得一张脸过长。

长脸师长传达着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主力西移至东固集中，迫敌而踞，静观敌人行踪，猛击其要害，然后牵牛入泥潭，跟他们打运动战游击战。

方桌上有一张发黄的地图，师长弓着腰趴在地图上那么说着。

“三天之内将一切安排妥当，我们随时等出发的命令……”师长说。

就在这时，屋里的人听到那种声响。

长脸师长收了声，一屋子的人凝神那么听。

“飞机！？”有人说。

“对！是飞机，可从没听过这么大声音，它们飞得好低。”有人说。

“啊哈，好像就在头顶上。”有人说。

后来，就有轰隆的一声巨响。

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没被屋外的异常所惊慌，师长很镇定，大家都很镇定。军官们继续开会，师长只把勤务兵年生叫了过来。

“年生，你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他说。

“飞机能落到这地方来？”有人嘀咕了一句。

四

确实是飞机。

是那种美国人造的叫“柯塞”的高级教练机。早春的田野上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那飞机看去就像一只硕大的蜻蜓。

飞行员龙应顺接受任务时觉得那没什么，他觉得那只是一次例行的公事。他是隶属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航空第四队的驾驶技师，那一天突然有命令调他到南边来参加围剿行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给了他一大卷花花绿绿的纸，叫他飞到规定的方位内朝下甩。

就这么点事，他想。

这也叫重要任务？他想。

清早，他把胡子刮个干净，看着地勤们忙这忙那地为他作飞行的必要准备。后来他就钻进了座舱。起飞前他甚至还和技师们招了招手。龙应顺根本没想到后来事情会是那样，他以为只是到什么地方兜兜风。这架“柯塞”他太熟悉了，从美国受训回来，龙应顺就一直驾驶着这架飞机，他是教官，对技术更是一丝不苟。他熟悉飞机上的每个零件，他常跟学生们说：“闭着眼我也能把它弄上天去。”他不是说着玩的，他真的有那么好的技术。可他没闭着眼那么弄过，说是那么说；有时候人就爱说些那种话。

好好的天气，雾说来就来了，像一块布将飞机裹个严实。龙应顺飞到预定的区域将传单丢出舱外，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他看着那些纸片雪花般在空中翻飞，纷纷扬扬地飘坠落地，就作返航的准备，他看了一下油表，油是足够了，再看舱外时，发现飞机已是在一只云的布袋里了。他以为那是一般的云层，飞一程就没有了，可他飞了好一阵子，眼前还是白茫茫混沌一片。

就这样龙应顺迷失了航向，他在雾里徒劳地兜着圈子，他曾经试图和地面联系请求帮助，但那头吱吱喳喳的一片噪响，半天才让他听出点眉目。

“请告诉你的方位！”地面说。

混蛋！他想。知道方位我还找你们？他想。

对方给了个指示，让他飞往赣州。鬼哟。他想，怎么飞？你们来飞飞我看看，连东南西北也弄不清，怎么飞？就这样他什么帮助也没得到。

他索性放弃了那点希望。

现在一切都得靠自己了，龙应顺这么想。

他到底是去美国受训回来的高材生，这种时候他非常冷静。他在雾里小心地飞着，他想，这么飞下去总归不是个事。他看着油表的红色指针就要挨近零的刻度，就是说燃油马上就要用完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他必须立刻作出决定。

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跳伞；二是迫降。跳伞省事而安全，虽说这是匪区，但这一带是山区，山高林密，加上大雾天气掩护，就不一定会轻易被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能逃离这可怕地方。但弃机跳伞，一架上好的飞机就毁了。

多好的一架飞机。他想。

龙应顺舍不得那架飞机。他想起美国教官的那句话：人在机在。他一直把这话写在床头。

“人在机在。”他跟自己说。我不能让飞机在我龙某手里就这么变成一堆废铁。他想，就是机毁人亡也不枉我男人了一场。

驾驶技师龙应顺就这么想着，把决心下了。

雾很大，就是晴好天气要在这山峦起伏的地方迫降一架飞机也非容易之事。他往下面张望，那时候他看见几堆火，这是他在浓雾天气目所能及的唯一目标。那几堆火若明若暗地那么燃着。那是村人烧草皮的火。开春时候作物下种，农家需要肥料。他们捡猪粪狗粪，他们沤绿肥，他们也在河堤上铲了草皮半干不干地点了火煨烧，烧成黑黑的草灰作肥料。

龙应顺看到的就是这种火，根据那些火的位置他断定那儿有一处平坦地方，因为几堆火都在一个平面上。他就靠了那点判断毅然将飞机往那地方降落。

一阵剧烈的轰响和猛烈碰撞之后，飞机勉强降落在那片河滩上。

技师龙应顺没感到有太多的异常，他只觉得左脚一阵麻木，后来就涌上钻心的痛，他想他的左脚恐怕伤得不轻，也许骨头断了。他想解开安全带站起来，却突然天旋地转，他用手摸了摸额头，摸出一掌的鲜红，才知道额头也受了伤。

很快，技师龙应顺感到软绵绵的，他感到浓雾向他涌来，一直浸润到他的脑壳里骨头里，他在雾里沉睡了过去，人事不省。他忘记了危险忘记了一切，人昏迷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五

满田看见很深的一条沟，像一张好大的犁刀犁出来的那么深深的一道。新鲜的淤泥和河沙被掀开，袒露在外。他们沿着那条沟走了好长一截才看见那架飞机。他们没见过飞机，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吓了一跳，愣在河滩上好一阵子。

“呀！”

“呀呀！”

两个人呆在那了，他们拿不定主意是转身逃命还是壮着胆朝那怪异的东西走过去。他们彼此夸耀过自己的胆量，他们都怕在对方面前丢了脸面。

他们到底没有走，他们听到四周都有人嚷着朝这里走来就没有走，人一多他们胆子就大了。

当时加得的确吓得不轻，他感到腿肚子发软，他的腿肚子还从没那么软过，同时他也听到满田粗长的喘气，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但他想自己就是吓死也不会喘粗气的呀，常常是一口气憋着，所以他知道那喘息来自满田。

“哎！哎！”加得哎着，他想说我们不该这样。

“你看你哎……”

“我哎了吗？”

“你哎了，我听到你那么哎。”

“我没哎！”

“你说哎哎，你哎了两声……”

“你看你，我没哎！”

“你害怕了？”

“猪哩！猪才怕猪才那样。”

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胆怯赶走了，他们一直说他们是胆大的人，说他们已经长大，说他们也能拿了汉阳造梭镖大刀到火线上英雄一场，他们怎么能让人看出胆小来。

他们往那庞然大物走。

那时候加得真的一点也不感觉害怕了，他只有一个

念头，让大家看看，伙夫大光会来，师长也会来，还有族长、全村老少男女都会来，让他们看看加得是个什么角。

加得此刻没了恐惧只有兴奋，他看看满田，满田的眼眸里也出现了那种光亮，他想满田此刻也一定和他一样心思。人就是怪，人总是要顾及脸面，人总是要争强好胜，难怪老辈人都说：人活一张脸，要是不想到脸面不顾及名誉，他和满田现在早软在河堤上动不得了。

人就是怪。他想。

他们听到了人们的惊喊声，有人真的往来路跑去，跑的姿势很难看，没跑的也站在原地木了呆了，眉眼嘴脸全因为惊恐失去了往日形状。

加得和满田很神气，那时候他们已走到离庞然大物丈多远的地方，那像个银制东西，那东西一动不动地瘫在雾中的河滩上。

“它死了哩。”满田说。

“它肯定死了。”加得点头。

“那么高地方跌下来能不死？”满田说。

“就是！”加得还是点头。

这么想他们就觉得更无所畏惧的了，他们弄出一副若无其事模样，他们弄出一副英勇无比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刚模样。他们朝河堤上惊疑不定的村人不住地喊：“哎哎，下来，下来！”后来他们不喊了。

他们发现银制的怪鸟里藏着个人……